

增像

全圖

三國演義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下

羅貫中

演義

全圖



罗贯中 著

增像
圖
一
一
國
演
義

下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正 泉
關 顯
公 聖

字 泉

字 泉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七十七回



活潑神
陽曹感

第八人

201/124

治風疾神醫死身

（西蜀）作人此安宛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七十八回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三十九 第七十八回

傳遺命奸雄
數終

琴筋題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九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揚鬼。看普靜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便搥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揚鬼眾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為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並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卽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

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宣。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滄七軍。直是未嘗。滄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

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

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荆州耳何必害關

公而後快。若使魯肅而在決不為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操圍公於上山不使之走權聞

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輅只有一卜呂範一事而有再卜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

擒。交屬水仍合立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

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項

城下之役八千子弟且俱散去。何況三百人乎。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

復何如。有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遠不能救耳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

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

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

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公曰

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

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貫金石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

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雲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於此時不即

後舉以報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是亥時了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

震一彪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趙雲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

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

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大率為荆州兵招去耳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

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

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趙雲之死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

在前開路隨行止刺得十餘人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

盡呂範下在末時今却到五更讀者竊幸其數之不著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鈞套索一齊並舉先把

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叫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

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拍案一叫至天明孫

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

威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原來是不肯叛親之恨一笑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

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笑之不及曹操多矣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

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孫為漢賊而助孫攻公則兵亦叛漢之賊也罵得快暢我今誤中奸計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第七十七回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曰：願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將公往事一提，照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華容之事何邪？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

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

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沮巨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此

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殖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

得其所矣，焉亦能揮土乎？又說王甫之夢，此正說問，忽報兵在城中將

血污塗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王甫之夢，此

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到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

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望平與倉之像，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

魂不散，瀉瀉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

草為菴。每日坐禪。道是清淨法師。不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小行者而忽使之化飯。便不似今之受徒弟。

尚了。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善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既有我。

本無我何有頭。本無頭何有還。本無頭去何有頭。善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

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頭還於何處。關平周倉在善靜眼中。一齊按落雲頭。

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鬍鬚之人相隨。關平周倉在善靜眼中。一齊按落雲頭。

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尸曰。雲長安在。此語抵得。一聲棒喝。關公英之頓悟。

即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又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善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

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雲長空善靜亦空。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其已遇。

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善靜曰。昔非今是一。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

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四果。

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

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荆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願謂

諸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

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

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送而擊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人勝於子明。惟勸吾借

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荆州合力拒操。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欲周郎多兵，昧討賊之義是呂蒙不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如二人何得反日勝之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令人嚇殺。眾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我字喝得響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此作威顯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暢孫權亦險些兒眾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涪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權關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今見活張昭又嚇了一跳，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眾，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孫約和。玄德必不與孫連和，但在東吳須以此度之耳。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是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計，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既欲嫁禍於人，又欲取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

李元

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始貼席孰知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

也又委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將不能久貼也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

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於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

便而圖事耳如燭照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

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蜀勝

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

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言

未訖只見關公口問目動鬚髮皆張操驚倒孫權又孫權又眾官急救良久方醒願謂

眾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懼活

公可怕死關公更可可怕死關公無異活關公則尤可怕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

大小官員送殯操白拜祭贈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下曹操却說漢

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以下按敘玄德去而

孫權見國正欲西川一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裏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

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前敘下此敘先曾許劉馬之子劉瑁瑁蚤

夭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正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篤於異

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贏乎法正做媒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

妃玄德應允大是從權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

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力拒之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孔明曰

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若能如此荆州不失借正商議問荆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

日關興到具言水滸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連多設臺隄防甚密萬無一

失因此玄德放心玄德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安睡起坐內室秉燭

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撞頭見一人立於燈下忽得閃玄

德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

與玉泉山頂孫權座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

開另是一般光景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

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前敘王

此又敘玄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

乃主上心恩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將信將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讀者至此必疑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

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關公已遇害故特

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

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

公何購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玄德忽見燈下一人孔明忽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見殿後一人皆寫得突兀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有此一語二公一發不肯說實話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閒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接笏玄德急召入問之
人且說荆州已失關公兵敗求救尚不知有後事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糜化
至接笏玄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大半玄德大驚
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
荆州之急有此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
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伏筆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
臨沮為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此方纔敘完絕妙筆法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
正是 為念當年同誓死 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刮
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
欲殺之無疑也曷為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募義者必惡惡於其募關公之
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

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為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要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為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為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為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為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

曹操之託文王與王莽之託周公。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為之。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滕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乎。以聖人之事。而乃為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歎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為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

欺。操真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卽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卽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獲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己固有知矣。豈己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我歎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歎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壓弧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己。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三。若謂後之夢為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